

奇幻作家助手

姚海军 主编
The Fantasy Writer's
Assistant

科幻可以这样看·点评丛书

The Fantasy Writer's Assistant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幻可以这样看·点评丛书

奇幻作家的助手

QIHUAN ZUOJIA DE ZHUSHOU

姚海军 主编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幻作家的助手 / (美) 马丁等著 ; 郭泽等译. -- 成都 :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364-7860-2

I. ①奇… II. ①马… ②郭…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8771 号

科幻可以这样看·点评丛书

奇幻作家的助手

出品人 钱丹凝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设计 吴 强

版面设计 梁 成

责任出版 欧晓春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sckjcb>

官方微信公众号: sckjcb

传真: 028-87734039

成品尺寸 210mm × 146mm

印张 8.5 字数 220 千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 年 5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ISBN 978-7-5364-7860-2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如需购本书, 请与本社邮购组联系。

地址/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电话/(028)87734035 邮政编码/610031

编者的话

如果恐龙没有灭绝,世界将会怎样?如果我们超越光速,将会看到怎样的奇景?如果冰从水底开始形成,河里的鱼儿们会怎样过冬?

这些问题似乎有些无聊,实则不然。它们是一种提示,提示我们审视自身所处的世界,而一旦我们开始这样的审视,就会发现这个表面非常熟识的世界远非那么简单,它充满了无穷的奥妙。

然而,这些奥妙还是被很多人漠视掉了。很可惜,他们其实丢弃了这个世界最为奇妙的部分。幸好还有另外一些人存在,他们不止于提出上面那种假设性的“与现实生活关联不大”的问题,还试图以文学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尝试性解答。他们被称为“科幻作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完善者,用想象力拓展着我们这个本来就奇妙无比的世界的边界,于是就有了可以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自由穿梭的科幻迷。

喜欢科学幻想的人与不喜欢科学幻想的人是两个互不兼容的群体吗?在刘慈欣描绘宇宙间各种文明生存图景的

《三体》受到各方关注并成为我国科幻少有的畅销书后,就有人断言:这个世界的人从此分化为看过《三体》的和没看过《三体》的。我理解这是一个玩笑,是想以夸张的手法告诉没有读过《三体》系列的朋友这本科幻小说有多么重要。但实际上这样的理解很可能是一厢情愿,喜欢科幻的人与不喜欢科幻的人很可能就像来自于不同的星球,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当然,作为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我很希望这两个群体的界线不那么泾渭分明,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科幻的世界,体会到这个世界的奇妙。当然,奇妙并不是科幻唯一的关键词。科幻还可以让我们反思现实,规避那些坏未来;或者,解放我们的想象力,提升我们的创造力。

正因如此,我非常高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策划出版这样一套科幻入门丛书。我希望它能够成为一道星门,一道能够让蜗居在现实世界的朋友们进入异世界的星门。

为了提升这道星门的性能,我们特别精选近年来国内外科幻佳作,同时配以精到的点评。好的科幻小说不仅要有文学性,还讲求创造性的想象,基于各种未来问题的思考,以及对现实的关照。这些点评将为读者提供赏析参照。

在此特别感谢吴霜、明先林、屈畅提供的评论文字。希望有尽可能多的读者通过阅读这套书,喜欢上科幻。

姚海军

2014年1月

目 录

科幻可以这样看·点评丛书

QIHUAN ZUOJIA DE ZHUSHOU

奇幻作家的助手

冰 龙	1
(美) 乔治·R.R.马丁著 郭泽译	
捕 梦	22
(美) 尼尔·盖曼著 马骁译	
独角兽的棋路	53
(美) 罗杰·泽拉兹尼著 胡纾译	
卡斯齐亚	82
(美) 彼得·S.毕格著 赵琳译	
此处有龙	98
(美) 罗杰·泽拉兹尼著 王三为译	
赖伦铎尔哀歌	114
(美) 乔治·R.R.马丁著 张系国译	
奇幻作家的助手	129
(美) 杰弗里·福特著 马骁译	
芦屋府的倒塌	145
(日) 梶尾真治著 果露怡译	
孪生双心	165
(美) 彼得·S.毕格著 戚林译	
真名之道	207
(美) 厄休拉·勒古恩著 屈畅译	
点 点	219
(美) 戴安娜·琼斯著 周辉译	
夜用保管箱中的孩子	247
(美) 梅根·特纳著 吴辰译	

篇 名 | 冰 龙

著 者 | (美)乔治·R.R.马丁

译 者 | 郭 泽

评 者 | 屈 畅

点 评 | 乔治·R.R.马丁 1948 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

贝约恩市,20 岁投身于文学创作,1971 年取得新闻写作硕士学位。他是目前硕果仅存的几位保持活跃的老一辈幻想文学大师,也是在当今世界奇幻文坛上占据至尊宝座的“美国托尔金”。乔治·马丁以科幻小说成名,后在好莱坞长期从事编剧工作,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创作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冰与火之歌”长篇史诗奇幻系列。2011 年,他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 100 位人物”之一。

《冰龙》是乔治·马丁壮年时期的作品,初版于 1980 年,它本质上是一篇瑰丽的童话故事,一个有龙的世界里的“灰姑娘”传奇。它用略带忧伤的笔调向我们讲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善良和亲情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中的永恒阳光。

阿达拉至爱的季节是冬天,因为每当大地变得寒冷时,冰龙就会到来。

她从来都无法肯定:是寒冷带来了冰龙,还是冰龙带来了寒冷。这个问题不时困扰着她的哥哥乔夫,乔夫年长阿达拉两岁,好奇心永远也得不到满足;但阿达拉对这类事情全不在意,只要寒冷、白雪和冰龙都能够如期来临,她就很快快乐了。

她始终都知道它们在何时便会如期而至,这要归功于她的生日。阿达拉是个属于冬天的孩子,她出生时正值最寒冷的大冰冻。每个人都忘不了那场酷寒,即便是住在邻近农场的老劳拉也能记得。老劳拉的老脑筋里装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连其他人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她都知道。人们至今还在谈论那场冰冻,阿达拉常听别人提起。

那些人还谈到些别的事情。他们讲,阿达拉的妈妈就是被那次骇人的大冰冻夺去了生命。在妈妈分娩的那个漫漫夜里,寒冷绕过爸爸燃起的熊熊大火,悄悄溜进来,蹑手蹑脚地钻到了盖着产床的一层层毯子下面。人们说,是寒冷把阿达拉送进了妈妈的子宫,所以她一出生便周身青紫、触手冰凉,而且此后些年里,这孩子就再也不曾暖和过。寒冬的手指触摸了阿达拉,在她身体上留下印记,并将她据为己有。

没错,阿达拉一直是个不合群的孩子。这小姑娘非常严肃,极少愿意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她很漂亮,人们都这样说,但那是一种奇特而又冷漠的美:皮肤苍白,头发金黄,一对大大的蓝眼睛澄澈纯净。她也会微笑,但难得一见。没人看到过她哭泣。她五岁那年,有一次她踩到了藏在雪堆下的一块木板,那上面嵌着根钉子,一直扎透了她的脚,即使这样阿达拉也是不哭不叫。她从钉板上拔出脚来,一步步走回家,在雪地上留下一串血迹。到家后她也只是说了一句:“爸爸,我受伤了。”寻常孩子童年中的恼怒、倔强脾气和眼泪,都不属于她。

就连家人也觉得阿达拉的确与众不同。爸爸身形魁梧,好似一头粗鲁的大熊,是个很少与旁人打交道的彪形莽汉。但每当乔夫用各种问题

来纠缠时，爸爸却总能开颜一笑。阿达拉姐姐泰芮，也总是赢得他的拥抱和大笑。那女孩满脸雀斑，经常不害臊地同本地的男孩子打情骂俏。偶尔爸爸也会抱抱阿达拉，尤其是在醉酒的时候，在漫长的冬季里他喝醉的次数要频繁些。然而他对阿达拉的拥抱却没有伴着微笑，他只是用臂膀搂住女儿，将她小小的身体紧紧拥在身前。他的劲儿可真大啊，这时，他的胸腔中总会发出深深的呜咽，同时大颗大颗的泪滴还会从红红的脸颊上滑落下来。所有的夏天里他都从来没有抱过阿达拉，在这个季节他太忙了。

除阿达拉之外，每个人在夏天里都很忙。乔夫跟着爸爸在田地里工作，他总是没完没了地问这问那，学习一个农夫必须知道的每件事情。不干活的时候，他会同伙伴们一起跑到河边去探险。泰芮则要操持家务准备饭菜，同时每当十字路口旁的旅店到了旺季，她还要在那里干点活。旅店老板的女儿是她的朋友。她每次回来总是吃吃地笑着，带回一肚子从旅客、士兵和国王信使那里听来的传言和新闻。对泰芮和乔夫来说，夏天是最美好的季节，可他们都太忙了，谁也无法顾及阿达拉。

他们的爸爸是所有人中最忙的一个，每天都有一千件事要他去做，可做完之后总会发现——还有一千件事在等着他。从黎明到黄昏，爸爸一直在工作。夏天，他的肌肉变得硬邦邦的，每天晚上从田里回来都是一身臭汗，但他总是微笑着走进家门。吃过晚饭，他会和乔夫坐在一起，讲讲故事，回答乔夫的提问，或是教给泰芮一些方法去解决她做饭时遇到的难题，要不就去旅店那里逛逛。一点没错，他是个属于夏天的男人。

在夏天他从不喝酒，只是在他弟弟来访的时候，才偶尔来杯葡萄酒庆祝一下。

这是泰芮和乔夫钟爱夏季的另外一个原因。每当夏天来临，大地一片葱绿，灼热的空气里四处迸射着生命的活力。只有在夏天，哈尔叔叔——爸爸的弟弟，才会来拜望他们。哈尔是一名为国王效力的飞龙骑士，他身材细高，长着一副贵族的面孔。飞龙抵挡不住寒冷，所以一旦冬天到来，哈尔和他麾下的飞行骑兵便要飞到南方去。但每个夏天他都会

回来,那身国王军队的绿金两色的制服让他显得光彩照人。他路过这里,是要赶赴位于阿达拉家西部和北部的战场。在阿达拉的一生中,战争始终接连不断。

每次哈尔向北方进发的时候,他都要带来礼物:来自王国都市的玩具、水晶、黄金珠宝,还有糖果,而且总是有一瓶昂贵的葡萄酒,和哥哥一起分享。他会咧开嘴对着泰芮嬉笑,用殷勤的恭维让她满脸通红;而他那些关于战争、城堡和飞龙的故事则让乔夫大饱耳福。至于阿达拉,他总是试图用礼物、玩笑和拥抱来逗引小姑娘发出会心一笑,但难得成功。

尽管哈尔如此温厚和善,仍然难以讨得阿达拉的欢心——因为只要哈尔一到这儿来,就意味着冬天还远着呢。

此外还有一件事。那是一个夜晚,当时阿达拉只有四岁。爸爸和叔叔以为她已经睡着了,可她偶然听到了他们饮酒时的谈话。“这是个阴郁的小家伙,”哈尔说道,“你应当对她更慈爱一些,约翰。你不能把所发生的事情都看作是她的错。”

“我不可以吗?”爸爸答道,他的话音充满醉意,“是啊,我希望自己不去怪她,但这很难。她长得很像贝丝,可没有一点贝丝的温情。你知道的,冬天就藏在她身体里。每当我一碰她,都能感到彻骨的寒冷。而且我忘不了,就是因为她,贝丝才死掉了。”

“你对她太冷淡。你可不像爱其他两个孩子那样爱她。”

阿达拉仍然记得当时爸爸是如何笑了起来。“不爱她?唉,哈尔,几个孩子里我最爱的就是她了,我那小小的冬孩子。可她从来没有用爱来回报我。对于她来说,我根本算不上什么,还有你,以及我们中的任何人,对于她都无足轻重。她就是这样一个冷漠的小姑娘。”说着,他的泪水流了下来。尽管那时还是夏天,而且哈尔还在身边,可爸爸还是哭了。阿达拉躺在床上,一边倾听一边盼着哈尔能够快些飞走。她还不能完全理解自己所听到的这些话,那时还不能,但她记住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

阿达拉不哭——不仅在四岁的年纪听到这些话没有哭,即使到了

六岁,当她最终懂得其中的含义时,还是没哭。哈尔在几天之后离开了,三十头巨大的飞龙在夏日的晴空中排成豪迈壮观的编队。当这支骑兵团从头顶飞过,乔夫和泰芮激动地朝哈尔叔叔挥手致意,可阿达拉只是在那儿看着,两只小手垂在身旁动也不动。

以后的几个夏天,哈尔仍旧来看望他们,但无论他为阿达拉带来什么,都再不能让她露出半点笑容。

阿达拉的笑都被秘密地藏了起来,她积攒的微笑只留待冬日来临时才绽放出来。她简直等不及自己的生日,还有随之而来的寒冷的降临——因为,只要冬天一到,她就成了个非同一般的孩子。

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就知道了这件事,那时她还在雪中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寒冷并不像对乔夫、泰芮和其他伙伴那样,让她感到丝毫不快。每当别的孩子耐不住严寒,为了寻找暖和的地方而纷纷逃走,或是跑到老劳拉家去喝老人为孩子们准备的滚热的青菜汤时,阿达拉却要在外面独自待上几个小时。她会在田野里偏僻的角落中,寻到一片秘密的空地。每个冬天她的秘密场地都各不相同。在那里,她会建起一座高高的莹白的城堡,两只赤裸的小手在合适的位置上拍拍打打,将积雪塑成一尊尊尖塔和城垛,样子就像哈尔经常讲到的都市中国王的那些城堡。然后她就从树木低垂的枝条上折下一条条冰柱,把它们用作塔尖或房子的尖顶,排列在她的城堡各处。每当冬天快要结束,总会有一段短暂的冰雪消融期,但马上又突然冰冻,这样一夜之间,她的雪城堡便成了个冰世界,坚硬,牢固,就像她想象中的真城堡一样。每个冬天她都一直在建筑着自己的城堡,但没人知道。可是,春天总要来的,冰雪又开始消融,而之后再没有了冰冻。结果,堡垒和城墙都融化掉了,而阿达拉又开始默数着日子,直到下一个生日的到来。

她的冬季城堡极少有空着的时候。每年初次霜冻时,冰蜥蜴们都蠕动着从洞穴中爬出来,田野里满是它们小小的蓝色身躯。小东西们四处飞蹿,在雪地上疾掠而过时很难发觉它们的身体与地面有任何接触。所有的孩子都爱和冰蜥蜴一起玩,但还有些孩子既笨拙又狠心,他们总要

把那些轻脆易碎的小身体一折两段,就像玩弄从房顶上垂下的冰挂那样将冰蜥蜴夹在手指中折断。即使是乔夫,这个在做这类事情时总是充满关爱的孩子,有时出于好奇,将冰蜥蜴握在手中仔细审视的时间太长,小生物也会被手掌的热量灼伤、融化,最终死掉。

阿达拉的两只手冰冷而又轻柔,这样她就能够把冰蜥蜴捧在手中而不伤害到它们,无论多长时间都行。这能让乔夫气得噘起了嘴巴,还招来了他一连串恼怒的问题。有时,她会躺在冰冷潮湿的雪地上,让冰蜥蜴爬遍全身,每当它们从脸上飞快地跑过,那些小脚轻轻地触碰会让她快乐无比。有时,她会将冰蜥蜴藏在头发里,带着它们去忙自己手头的活计,即使那样,她也会倍加小心不把它们带进屋里,不然炉火的热量会要了它们的命。每次家里吃过饭,她都要收起剩饭,带到建造中的城堡所在的秘密空地上,将食物撒喂给它们吃。所以,她树立起的座座城堡每个冬天都会挤满“国王”和“大臣”:有从树林里溜出来的长着毛皮的小兽,有覆盖着白色羽衣的冬鸟,还有成千上万只的冰蜥蜴——扭来扭去,奋力争斗,一个个都浑身冰冷,行动敏捷,吃得肥肥胖胖。与这些年家里豢养的所有宠物相比,阿达拉还是更喜欢冰蜥蜴。

但冰龙才是她的最爱。

她不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冰龙是什么时候了。看来那个时刻已经永远成为了她生命的一部分。那仿佛是深冬里惊鸿一瞥似的幻影,冰龙沉静的蓝色双翼在寒冷的天宇中横掠而过。冰龙非常罕见,即便在那些日子里也是这样。每当发现它时,小孩子们都会伸手指点,充满好奇,老年人则低声咕哝着不时摇摇头。冰龙光临这个国度,预示着这年冬天会极为漫长和酷寒。人们说,阿达拉降生的那个夜晚,就有一只冰龙从月面上飞过。而且自从它被人们看到之后,每一年冬天,冰龙都会出现。冰龙来临后的冬天会变得非常糟糕,春季也会来得更晚一些。因此人们燃起大火,纷纷祈祷,希望冰龙能够不再出现。阿达拉对此十分担心。

但人们的努力不起作用,每年冰龙都会回来。阿达拉知道,冰龙是为她而来。

冰龙身躯巨大,比哈尔和战友们骑乘的绿色战龙还要大上一半。阿达拉曾听过一些传说,讲到野生的龙比高山还要大,但她从未亲眼目睹过。毫无疑问,哈尔的飞龙已经够大了,是一匹马的五倍大小,但和冰龙相比,战龙就显得渺小,而且相貌丑陋。

冰龙如水晶般洁白剔透,那亮白的光影既硬且冷,几乎呈现为蓝色。它身上覆盖着一层白霜,因而每当移动身体时,它的皮肤都会由于皴裂而噼啪作响,就像冰雪的硬壳在人的靴子下面发出的声音,这时,晶莹的冰霜碎片便从它的身体上纷纷落下。

它的眼睛清澈幽深,但冰冷至极。

它的翅膀宽阔巨大,像蝙蝠的双翼,整个是半透明的淡蓝色。当这只巨兽在空中盘旋,兜着播散寒冰的圈子飞行时,阿达拉能够透过它的巨翅看到天上的云朵,还时常能看到月亮和星辰。

它的牙齿是根根冰柱,在它深蓝色的大嘴里白森森地排成三列,有如一枝枝长度各异参差不齐的长矛。

每当冰龙扇动双翼,便鼓起阵阵冷风,直搅得雪花飞旋,周天寒彻,整个世界都要瑟缩着打起寒战。冬天的严寒中,有时候一扇门会被一阵凛冽的疾风吹开,房主人便要跑过去关上,一面说道:“肯定有一条冰龙刚飞过去。”

还有,当冰龙张开它那只巨口呼气的时候,里面喷出来的并不是火焰,它可不会像那些小飞龙那样喷出燃烧着硫磺的那股恶臭。

冰龙呼出的是——寒冷。

它一呼气便会结出冰来,温暖全都逃之夭夭,火焰也会摇曳闪烁,向寒冷做出临终忏悔之后便悄然熄灭。树木被全身冻住,酷寒一直深入到它们缓慢生长的心髓秘处,它们的肢体则变得酥脆易碎,由于承受不住自身的重量而断裂跌落。动物们的身体变得青紫,悲嚎着死去,眼睛暴凸出来,皮肤上结下一层白霜。

冰龙向世界呼出的是死亡,死亡、寂静和……寒冷。但阿达拉不怕。她是个属于冬天的孩子,冰龙是她的秘密。

有一千次,她看到冰龙在空中飞翔。四岁时,她在地面上见到了冰龙。

那时,她正在外面建造自己的雪城堡,冰龙来了,降落在这片白雪覆盖的原野上,就在她的身旁。所有的冰蜥蜴都四散奔逃,但阿达拉只是静静地站着。冰龙看着她,只听到它悠长的心跳声,心跳了十下,然后冰龙又向天空飞去了。冰龙扇动翅膀腾身而起时,寒风在她身旁尖啸,一直透过她的身体,但阿达拉却感到一种莫名的狂喜。

第二年冬天,冰龙回来了,阿达拉摸到了它的身体。它的皮肤异常冰冷,尽管如此她还是摘掉了手套,不然就根本没法摸它。阿达拉真有些害怕自己的触摸会灼伤冰龙,使它融化。但冰龙毫发无损。不知为什么阿达拉明白,与冰蜥蜴相比,冰龙对热量要敏感得多。可她是不同寻常的,她是冬孩子,本身就是冷的。她抚摸着冰龙,最后在它的翅膀上轻轻一吻,这下可伤着了她的嘴唇。那个冬天她过了第四个生日,那年她摸到了冰龙。

又一年,第五个生日所在的冬季来临了,那年她第一次骑上了冰龙。

这次冰龙又找到了她。当时,她正在田地中另一块空地上建造另外一座城堡,像往常一样,仍是独自一人。冰龙飞来时她一直在注目观看,冰龙一落地她便奔上前去,将身体紧贴在冰龙身上。就是那年的夏天,她听到了爸爸和哈尔的谈话。

她和它站在一起,站了好久,直到阿达拉想起了哈尔,便伸出一只小手去拖动冰龙的翅膀。冰龙扇了一下翅膀,然后将双翼平平地伸展在雪地上,阿达拉爬了上去,用双臂紧紧抱住冰龙洁白而又冰冷的脖子。

这是第一次,它们飞起来了,两个在一起。

与国王的龙骑士不同,她既没有挽具也没有长鞭。有好几次,巨翅上下的扇动都要把她从攀附的地方震得松脱下来,同时巨龙身体上穿过来的寒意钻透她的衣服,噬咬着她孩童的肉体,让她周身麻木,但是,阿达拉不怕。

他们飞过爸爸的农场,她看到乔夫在下面,看起来很小很小。她吓了

一跳，非常担心，但随即明白他并不能看到她。这让她发出一声欢笑，像冰晶般清脆的笑声，如同冬季的天空一样清灵脆爽。他们飞过十字路口的旅店，那里的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出来仰头看着他们经过。

他们飞过森林上空，下面是一片银白和翠绿，还有寂静。

然后他们向高空飞去，高得让阿达拉看不到下面的大地。她觉得仿佛瞥见了另外一条冰龙，在远方向别处飞去，但那条可不如她的冰龙这么棒，连一半也赶不上——她的冰龙。

他们飞了几乎一整天，最后冰龙划了一个大大的圈子，盘旋落下，凭借着它刚硬又炫丽的双翼在空中滑翔。刚过黄昏时，它便将她放回到当初找到她的那块田野上。

爸爸在那儿找到了她，泪流满面地看着她，将她粗暴地紧搂在怀中。阿达拉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也搞不懂为什么爸爸在把她带回家后还要揍她。但是，在她和乔夫被放到床上睡觉之后，她听到爸爸轻轻走下自己的床，来为她塞好被子。“你今天没赶上，”他说，“来了一条冰龙，每个人都被吓坏了。爸爸害怕它会吃掉你。”

阿达拉在黑暗中暗自发笑，但什么也没说。

那个冬天，她又在冰龙背上飞过好几次，以后的冬天里也是这样。每一年，她都要比前一年飞得更远，次数也更多，而冰龙在他们农场上空出现得更频繁了。

每一个冬天都要比前一个更长更冷。

每年的解冻也来得更迟。

有时候，在某些地块，就是冰龙停下来休息的地方，看起来好像从来没有正常地解冻过。

阿达拉六岁这年，村子里议论纷纷，人们还向国王报告了一条消息。但没有回复。

“太糟糕了，都是这些冰龙。”那年夏天哈尔来农场时说道，“要知道，它们根本不像真正的飞龙。它们既不能驯服也无法训练。我们那里有很

多故事,讲的都是那些试图驯化它们的人,结果鞭子和挽具都给冻在手里。我还听说,一些人只是摸了一下冰龙,手掌或是趾头就全掉了——因为冻伤。老天,太糟糕了。”

“那为什么不请国王采取什么措施呢?”爸爸问道,“我们上报过一次。要是不把这只怪兽杀掉或是赶走,一两年里我们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可供我们种植的季节了。”

哈尔冷笑一声,“国王还有别的事情要顾及。你知道,战争的进程不妙。每年夏天敌人都在向前推进,而且他们的龙骑士数目是我们的两倍。听我说,约翰,那边简直就是个地狱。说不定哪年我就不会再回来了。现在,国王可没法分出人手去追杀一头冰龙。”他笑了起来,“另外,我想也没有什么人能杀死这玩意儿。或许我们该干脆让敌人把这个省全都占去,那么这头冰龙就属于他们了。”不会那样的,阿达拉一边听着一边想。无论是哪个国王统治这片土地,冰龙永远都是属于她的。

哈尔出发了,夏日渐渐由长变短,阿达拉计算着生日临近的天数。在初次霜冻之前哈尔又一次路过,这回他是要带着他丑陋的飞龙到南方去躲避冬天。他的飞骑兵掠过秋日的森林上空时,看上去数目变少了。这次哈尔的来访要比往常短暂得多,而且兄弟二人的会面以一场激烈的争吵告终。

“在冬天敌人不会进攻,”哈尔说,“冬天的地形太不可靠了,另外他们也不会在没有龙骑士从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就冒险推进。但是春天一到,我们就没法顶住他们了。国王甚至连试都不肯试一下。现在就把农场卖掉吧,这时你还能卖个好价钱。在南方你能买到另外一块土地。”

“这是我的土地,”爸爸说道,“我在这儿出生,你也是的。不过你好像已经忘了,咱们的爹妈都埋在这儿。贝丝也埋在这儿。当我死去时,我要埋在她身边。”

“若是不听我的话,你会比自己料想的死得快得多,”哈尔怒气冲冲地说,“别傻了,约翰。我知道这块土地对你意味着什么,但是它不值得你为之付出生命。”他一再催促,但爸爸毫不让步。到了晚上,二人的会谈结

束时他们都互相诅咒起来。而后哈尔在黎明时分离开,走出去时“砰”的一声将门甩在身后。

阿达拉在一旁听着,心中暗暗做出决定——跟爸爸走与不走毫无关系。她要留下。如果她走了,冬天到来时冰龙就不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她,而且如果她向南方走得太远,冰龙就根本不能来见她了。

冰龙确实来找她了,那时她刚刚过了七岁的生日。那是所有冬天里最冷的一个冬天。在那一年,她飞得次数又多,路程又远,结果几乎没有时间去建造自己的冰城堡。

哈尔在春天又来了。这次,他的飞行战队只有十二只飞龙,而且这一年他也没有带礼物来。他和爸爸又一次争吵起来。但无论哈尔如何发怒、恳求或是威吓,爸爸仍旧像是石头一块。最后哈尔离开了,赶去奔赴战场。

在这一年,国王的防线被击溃了,打败仗的地方就在北面不远处的某个城市,那个地方的名字太长,阿达拉都念不出来。泰芮第一个听到了这个消息。一天晚上她从旅店回来时满脸通红,异常激动。“有个信使刚刚经过,正要去见国王,”她对大家说,“敌人打赢了一场大战役,那信使正去要求增援。他说我们的军队正在撤退。”

爸爸皱起眉头,额头上现出忧虑的皱纹。“他提起过有关国王的龙骑士的什么事情吗?”不管是否发生过争吵,哈尔总归是家里人。

“我问过了。”泰芮答道,“他说龙骑士是殿后的掩护部队,他们要进行突袭和火焚,拖延敌人以保证我们的军队能安全撤退。噢,我真盼着哈尔叔叔能够平安!”

“哈尔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乔夫说,“他和他的布里斯通会把他们烧个精光。”

爸爸笑了,“哈尔总是能够照顾自己的,无论怎样我们都无能为力。泰芮,如果再有信使经过,你要仔细问问他们情况。”

泰芮点点头,她的担心并不能完全掩盖兴奋的心情。这一切都太令人惊心动魄了。